



朱子文語類編

三下

□ 13
3203
5



口 13
3203
5

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裡。

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

因有援引比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強將名義比類牽合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名義。如忠信仁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箇著落。將來這箇道理熟。自有合處。譬如大概舉南康而言。皆是南康人也。却須

昭和八年二月三日寄
金子志郎氏贈

去其間識得某人爲誰。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識南康人也。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

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胸次坦然。卽酬酢應對。蹉失多矣。因論奏事而言問此須要記問熟。方臨時一一舉得出。曰。亦未說記問。如沙中之事。張良只云。陛下不知乎。此乃謀反耳。何嘗別有援引。至借箸發八難。方是援引古今。問伊川

龜山皆言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爲任數。曰全是術數。問養虎自遺患等事。切謂機不可失。曰此時便了。却項羽却較容易。然項羽已是無能爲。終必就擒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透徹了。方位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不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裡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

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舖。便去到抑營江。抑營江。便去到魚埔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若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問如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於寡妻。便推去至於兄弟。至於兄弟。便推去御於家邦。如修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

朱子文讀集卷三
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攻中央。攻那硬處。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抉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裡。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

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裡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問集注云。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爲然。此解得已分明。但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

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

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

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正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斫此人又要斫那人非惟力不給而欲得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却在道邊閑處留滯則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便須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三二十過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

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肯侯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今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某舊學琴且亂彈謂

待會了却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

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

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爲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陞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爲度遼將軍。必是曾履行陳竇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爲邦。夫子告以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曾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爲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反約之義也。問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所謂智不同。曰。此知字義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元便是仁。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知也。

楊通老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曰。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

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扇子。此物也。便有箇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得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食飲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

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云云。他便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殺了。不如佛家底活。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解說得去。只是都無那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曾見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

朱子語類卷之三
學
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會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箇原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箇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疎缺處。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爲。爲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

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爲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爲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之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爲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乃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

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旣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

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僮侗。如何到行處分明。

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某嘗見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來都不消得如此。聖賢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駑駘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都不用動脚。便到千里。只是他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上說。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

有勿問問之勿知勿措也。問而勿知。勿可讓下。須當研窮到底。使

答者詞窮理盡始得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

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爲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注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

志是知得這箇是爲己。那箇是爲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羣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做此。

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泐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

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尹彥明看得好。想見煞着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

改文字自是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見皆在此心如何。纔昏便不得。或有所遷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義理便差了。器之問程子語有可疑處。曰此等恐錄得差。或恐是一時有箇意思說出。或是未定之論。今且怕把人未定之論便喚做是。也是切害。如

今言語最是難得一一恰好。或有一時意思見得是如此。他日所見或未必然。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恰好。這只是這箇心。只是聖人之心平一。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揆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南軒解論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幹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粗疎。粗解這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

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割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

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况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旣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脩。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維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書。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

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

謂器之看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真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沉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

漸埽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註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都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本自是鶻突了。少間又取得許多鶻突底證。見來證對。却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來說。却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將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只是胡

朱子文選卷三
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某最怕之。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去。無一句著實。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吹將去。無一點著地。敢有終日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寃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惹實處。方已。

某尋常看文字。都曾疑來。如上蔡觀復堂記。文定答曾吉甫書。皆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謂其不似。便不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

某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著工夫看他。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
有這般意思在。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
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
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
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
無衆說皆是之理。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
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
發大綱。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辯。這事難說。嘗記得林少穎見人好說話。
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國家嘗理會山林。要委諭民間遷去祖
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
了。乃云。只消酌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
與不當遷。當遷去。雖盡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可動。當與
不當。這便是中。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
病。所以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
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來。漸漸
見得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看隔一牆底
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帟。這善惡只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
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畧無些子疑似。大學只要
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
看人傑論語疑義云。正淳之病。多要與衆說相反。譬如一柄扇子。
衆人說這一面。正淳便說那一面。以詰之。及衆人說那一面。正

淳却說這一面以詰之。舊見欽夫解論語多有如此處。某嘗語

之云。如此是別爲一書。與論語相詰難也。

先生謂寓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

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某看文字。看到六十一

歲。方畧見得道理恁地。今老矣。看得做甚使得。學某不濟事。公

宜急早向前。

以某觀之。做箇聖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今夜痛說一頓。有利根

者。當下便悟。只是箇無星之秤耳。

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某說得詳。如何不畧說。使人自致思。此事

大不然。人之爲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邊

畧。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意味。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

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

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

敏底人。又却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讀書者。當將此身。盡在此書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

爲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

書。若但欲來人面前說得去。不求自熟。如此濟得甚事。須是着

起精神。字字與他看過。不惟念得正文注字。要自家暗地以俗

語解得方是。如今自家精神。都不曾與書相入。念本文注字。猶

記不得。如何曉得。

郭得元言。記書不得。曰公不可欲速。且讀一小段。若今日讀不得。

明日又讀。明日讀不得。後日又讀。須被自家讀得。若只記得字

義訓釋。或其中有一兩字漏落。便是那腔子不曾填得滿。如一

外二言集卷三
箇物事欠了尖角處相似。少間自家作出文字。便也有所欠缺。不成文理。嘗見番人及武臣文字。常不成文理。便是如此。他心中也知得要如此說。只是字義有所欠缺。下得不是。這箇便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患。是他心有所蔽。故如此。

謨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疎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爲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粗疎。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

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譬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閒說。不是真積實見。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與說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奏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象。程先生曰。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淡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着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言語都來罩了。

胡叔器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又說嘗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某掇了案。其官人却

來那穿款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

訓淳云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濶着心胷平去看
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
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
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
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
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
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
得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去
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
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
須撒開心胷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

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
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
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
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

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盃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
反而求之次一盃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
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棊甚高或邀之入京叅國手日久在
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棊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
棊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低着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
經歷一過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
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中庸

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况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看不見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說得一箇爲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議論看來是沒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工夫底更沒下手商量處又不如此胡亂做工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是曾考論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錯底改起便有用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簾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

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官爲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郟子蓋是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

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做中庸。大段周密。德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該得盡。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細不盡。如何只理會一件。

先生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曰。只據見成底

書讀。

夔孫錄云。包顯道侍坐。先生方修書。語之曰。公輩逍遙快活。某便是被這事苦。包曰云云。先生曰。聖賢

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地。恁地都不濟事。次日又言昨夜睡不著。因思顯道恁地說不得。若是恁地。便不是自強不息底道理。人最是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

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次日先生親下精舍。大會學者。先生曰。荷顯道與諸生遠來。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今與公鄉里平日說不同處。只是爭箇讀書與不讀書。講究義理與不講究義理。如某便謂是須當先知得。方始行得。如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何與自家事。而自家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來。少間自家便落在裏面去了。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既爲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若頭上髻子。便十日不梳。後待如何。便一月不梳。待如何。但須是用梳方得。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

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

廷秀問某緣不能推廣。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著去理會。見不到時也著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自著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會說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著去理會。理會到死。若理會不得時亦無可奈何。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與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舖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脈。去歸自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道理星散在事物上。却無總在一處底。而今只得且將論孟中庸大學熟看。如論語上看不出。少間就孟子上看得出。孟子上底。只是論語上底。不可道孟子勝論語。只是自家已前看不到。而今方見得到。又問優游涵泳。勇猛精

進字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定牌榜，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又問：應事當如何。曰：士人在家，有甚大事，只是著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其他天下事，聖賢都說十分盡了。自家只就他說話上，寄搭些工夫，便都是我底。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脈，各見得落着，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盡，然大綱已定。今集注只是就那上刪來，但人不著心，守見成說，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一兩段，所以去取底是如何，便自見得。大抵事要思量，學要講。如古人一件事，有四五人共做，自家須看那人做得是，那人做得不是。又如眼前一件事，有四五人共議，甲要如此，乙要如彼，自家須見那人說得是，那人說得不是，便待思量得不是。此心曾經思量

一過，有時那不是底。發我這是底，如十箇物事，團九箇不著，那一箇便著，則九箇不著底，也不是枉思量。又如講義理有未通處，與朋友共講，十人十樣說，自家平心看那箇不是，或他說是底，却發得自家不是底，或十人都說不是，有時因此發得自家是底，所以適來說。有時是這處理會得，有時是那處理會得。少間便都理會得，只是自家見識到，別無法。學者須是撒開心胸，事事逐件都與理會過，未理會得底，且放下，待無事時，復將來理會。少間甚事理會不得。

問：尋求古人意思，曰：某常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

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嘆息以爲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功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會用得旬月工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會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會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著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

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而今看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須盡記得諸家說。方有箇襯簾處。這義理根脚方牢。這心也有殺泊處。心路只在這上走。久久自然曉得透熟。今公輩看文字。大槩都有箇生之病。所以說得來不透徹。只是去巴攬包籠他。元無實見處。某舊時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似如今說得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

朱子語類卷之三
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們只是紐捏巴攬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服自家使。相聚得一朝半日。又散去了。只是不熟。這箇道理。古時聖賢也如此說。今人也如此說。說得大槩一般。然今人說終是不似。所爭者只是熟與不熟耳。縱使說得十分全似。猶不似在。何況和那十分似底。也不會看得出。敬子云。而今每日只是優游和緩。分外看得幾遍。分外讀得幾遍。意思便覺得不同。曰。而今使未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箇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優游和緩。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矣。這箇做工夫。須是放大火中鍛煉。鍛教他通紅。溶成汁。瀉成錠。方得。今只是畧畧火面上熔得透。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

由自家使得方好。搦成團。捺成匾。放得去。收得來。方可。某嘗思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不濟事者。只是不熟。平生也費許多功夫看文字。下稍頭都不得力者。正緣不熟耳。只緣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記老蘇說。平生因聞升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爛泥醬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却攷索得如此支離。反不濟事。如某向來作或問。蓋欲學者識取正意。觀此書者。當於其中見得此是當辨。此不足辨。剛其不

足辨者。令正意愈明白可也。若更去外面生出許多議論。則正意反不明矣。今非特不見經文正意。只諸家之說。亦看他正意未著。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

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

多。說得遠。却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或謂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是自家讀書未嘗有疑。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

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却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曾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渺。指摘一二句來問人。又有漲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不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真箇逐些理會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無益。只是一場閑說話爾。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只就此一般書上窮究。冊子外一箇字。且莫兜攬來炒。將來理明。却將已曉得者去解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却

去參解說不得者。鶻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做病。如何又吃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卽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他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爲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不去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子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

難。却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著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講學須要著實。向來諸公都見得不明。却要做一罩說。語次云。目前諸友亦多有識門戶者。某旦暮死耳。不敢望大行。且得接續三四十年的說。與後進令知亦好。

品藻人物。須先看他大規模。然後看他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

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

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以上泛論讀書窮理。以下論各經書

法讀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或問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而今無法。嘗欲作一說以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去日來。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爲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磕。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某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嘗只是在外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

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修處。若一向看去便少。不是少。只是看得草草。

某解注書。不引後面說來證前說。却引前說去證後說。蓋學者方看此有未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都是如此。

說大學啟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論孟集義序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

間也。

文集下同

讀書之要曰。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

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實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可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也。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語類下同

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得心性着落。却下工夫做去。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

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要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

可見矣。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鄉云。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

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與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它古人如何做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為子思做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蓋某僻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他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

細密又如太極圖

一錄云經許多人不同他思量出自某若不

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

如是之至否

一錄云亦知前人恁地用心否

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揲著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邊有道理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便不信那邊有

答袁機仲曰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地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從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為說雖若各

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全。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文集下同

答袁機仲曰。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自一個體面。不可牽強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近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着。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

也

易象說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

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答袁機仲曰：數之爲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互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於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復，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

答呂伯恭曰：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

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語類下同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托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為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為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聲音皆出於乾坤。坤音。天下

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嶢崎。蠢然而已。事事都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爲。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卽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則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龜筮必協從。已自吉了。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澗水東。灑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審之。

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一爻。便要人玩得此一爻之義。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曾說道利不貞者。人若能見得道理已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麤不得。如某之說。雖粗。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

需於泥。致寇至。此卦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慎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

聖人作易。本爲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爲之。凶便不爲。然如此理。却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

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

問卦爻，凡初者多吉，上者多凶。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是真正底意思，悔是事過有追不及底意。

卦雖出於自然，然一爻成則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爻成則止有四卦，五爻成則止有二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則吉凶便見，更無移改。所以古人言筮短龜長，廣因言浙人多尚龜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無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為震，震動也。在上為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

圖洛書爲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爲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己者。卦畫旣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卽其主客善惡之辯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旣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

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旣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卽其象而命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卽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爲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有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旣異。而其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爲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

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卽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爲君。以祀之者爲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一錄云但假托事神而設。但是先且爲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

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衰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箇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

聖人說數說得簡畧高遠疎濶。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天一地二。是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著之數也。惟此二者而已。康節却盡歸之數。竊恐聖人必不為也。因言或指一樹問康節曰。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曰。亦可推也。但須待其動爾。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甚年生。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方推得起。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問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某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爾。易要分內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

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

學者須讀詩與易。易尤難看。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天地必有倚靠處。如復卦先動而後順。豫卦先順而後動。故其象辭極嚴。似此處却閑過了。

詩書畧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逼拶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樣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疎處。甚散漫。如爻象。蓋是汎觀天地萬物。取得來濶。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著。

心胸方看得。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畧。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故也。

啟蒙初間。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

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湛然一心。都未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所以靈。所以說潔靜精微之謂易。易只是箇潔靜精微。若似如今人說得恁地拖泥帶水。有甚理會處。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問初九无咎。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答蔡仲默曰：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

可解者。

文集下同

答孫季和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

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缺之餘，卻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

伊尹告太甲，便與傳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贖於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着。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語類下同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傳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荆公解欽明文思處，牽

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入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答潘恭叔曰。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

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其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卽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效耶。文集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咏。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會說得明。却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卽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呂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

又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爲况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爲雅爲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語類下同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栢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

好。看着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東坡先生又曰。曾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

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

隔開了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芑。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廝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廝殺。明日重新又殺一番。

文蔚泛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只看集傳。先生又曰曾

參看諸家否。曰不曾。曰却不可。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着。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爲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已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

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爲我之益而已。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大雅氣象宏濶。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卽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

白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而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

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至節南山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會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

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春鷓。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爲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爲凡例。加某字。其例爲如何。去某字。其例爲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他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某。公薨於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於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爲滄浸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

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

釋。是不必釋而猶釋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澠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

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通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叔器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是胡相殺。

春秋之書。且据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

最强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

問左傳載卜筮。有能先知數世後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爲此以欺上罔下。爾如漢高帝蛇也。只是脫空。陳勝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爲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爲符瑞。

左傳是後來人做。爲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傳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寬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斲九法之書耳。當時公子牙無罪。又用藥毒殺了。季子賜族。此亦只是時君恩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尙父耳。正淳曰。季子雖來歸。亦有放走。

慶父之罪曰放走慶父罪小他自身上罪大亦治慶父不得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
 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中間諱言此事故學者
 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
 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

耳此章先生親具
 章浦縣學課簿

陳仲亨問晉三卿為諸侯司馬胡氏之說孰正曰胡氏說也是如
 此但他也只從春秋中間說起這却不特如此蓋自平王以來
 便恁地無理會了緣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梢自是沒奈何何
 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尚畧畧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事及
 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說着他然其初只是諸侯出來抗衡到後
 來諸侯才不奈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稍做得沒奈何

又被陪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樣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
 牙將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使後出來做當時被他出
 來握天下之權恣意恁地做後更沒奈何這箇自是其勢必
 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
 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
 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因說前輩
 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
 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
 地自秦師垣王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
 最是春秋誅絕底事人却都做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做文字
 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
 去做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

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疎畧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欵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因問文定。春秋曰某相識。中多有不取其說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義。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不知聖人將死。作一部書如此。感麟涕泣。雨淚沾襟。這般意思。是豈徒然。

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哀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

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

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拆了周禮。殊未有所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其間煞有文字。如八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

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因言孫爲人君。爲祖承重。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辦。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將經義賦論策。頒行印下。教人在。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

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物理會過。舜明於庶物。物卽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况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曾讀得。鄭康成注經禮三百。云是周禮。曲禮三千。云是儀禮。某嘗疑之。近看臣瓚注漢書云。經禮三百。乃冠昏喪祭。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說。已非康成之說矣。蓋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之類。如冠禮之中。便有天子冠。士冠禮。他類皆然。豈無三百事。但儀禮五十六篇。今皆亡闕。只存十七篇。故不全爾。曲禮三千。乃其中之小目。如冠禮中。筮日。筮賓。三加之類。又如上於東階。則

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皆是也。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单。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曉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

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一錄云。那裏靜。必做得工夫。有道死不及叩之。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

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叵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

與黃直卿書曰。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煩。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文集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

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語類下同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如今看來是如此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只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

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滾雜。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

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會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脉。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脉勢向。皆効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

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它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它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亦只

恁地關鞞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是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粗。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身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

都是硬執他底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會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三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

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若曹丕詩。但說飲酒。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或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